

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10月25日启幕

话剧《寻味》担纲开幕大戏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孙璇 胡泉
策划/陈桥生 林如敏
统筹/朱帆 孙朝方 龚丹枫
项目总监/艾修煜
执行总监/吕楠芳
项目出品/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灵 艾修煜
图/《寻味》剧组提供

2026年10月25日，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将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正式启幕。两岸题材精品话剧《寻味》将担纲开幕大戏，以两天连演两场的方式，为这场大湾区高规格青年艺术盛会拉开序幕。

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主办，致力于搭建高水平大湾区青年艺术交流平台，助力校园美育创新性发展、思政教育创造性提升和粤港澳青年文化交融。

本届戏剧季将于10月25日至11月29日在深圳、广州等大湾区核心城市举办。除开幕式及开幕大戏外，还将在系列高校开展精品剧目展演，并举办戏剧大师课、主创面对面等丰富活动。



《寻味》剧照

两岸共铸精品话剧 传递隽永家国情怀

话剧《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是深耕两岸文脉、聚焦家国情怀的标杆性原创戏剧作品。该剧由知名剧作家龚应恬与台湾金牌导演李宗熹联合编剧，李宗熹执导，大陆实力派演员曾黎、唐丽华、王毅，台湾资深演员李志希、柴仲思等倾情演绎，实现了两岸戏剧艺术力量的深度交融与创新碰撞。

自2023年首演以来，《寻味》凭借精良的艺术制作、厚重的人文内核与深刻的时代立意，获得业界高度认可，先后入选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第九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纪念西南剧展80周年暨第八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

等国家级戏剧节展，多次获优秀剧目殊荣。该剧的思想价值与传播价值也获权威肯定，国台办新闻局局长陈斌华、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先后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专门向两岸观众推介该剧，肯定其在传承两岸文脉、凝聚民族情感、传递家国初心上的价值。

10月25日恰逢台湾光复纪念日。在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这部聚焦两岸血脉亲情的精品话剧登上湾区高校舞台，以戏剧艺术为载体，将宏大历史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艺术表达，让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血脉联结具象可感。这超越了一般文艺展演的意义，成为一堂传承历史记忆、凝聚民族认同、深化两岸情感交融的生动思政课。

在剧目创作与排演过程中，两岸主创团队的深度交流，也为该剧铸就了浓厚的情感底色。台湾主演李志希表示，

“寻味”从来不止于味觉记忆，本质是游子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是中华儿女刻在血脉里的家国眷恋。

舞台表达细腻 滋养青年艺术审美

除了创作立意，《寻味》的艺术表达也高度契合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的育人初心。从台词韵律到生活细节，从肢体表达到情感传递，全剧以细腻的舞台呈现，唤醒两岸民众共同的眷村记忆、胡同情怀与乡土乡愁，让文化同源、亲情同脉的内核自然流露。

剧情上，《寻味》以“一碗牛肉面、五代家国情”为细腻切口，将两岸近七十年的时代变迁、家族聚散、文脉传承浓缩于寻常市井生活与烟火温情之中。全剧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生硬的口号宣讲，创作者以生活化的叙事手法，把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根脉、家国情怀，转化为流畅的舞台叙事与真挚的情感流动，让厚重的历史与宏大的家国主题落地为青年观众可共情、可体悟、可共鸣的动人故事。青年观众在沉浸式观演中，可自主感知家国情怀的隽永、体悟文化根脉的力量，实现“润物无声”的思政浸润与美育滋养。

在舞美呈现方面，导演李宗熹携手舞美设计王辛刚，通过上下双层旋转舞台的动态调度，创新完成三十余个场景的无缝转换，营造出时空流转的沉浸式观感，精准串联起北京胡同与台湾眷村的地域跨度。青年观众在光影流转、场景更迭中，可沉浸式感受两岸时空变迁与人文联结，也能感受到该剧以年轻化、现代化的舞台语言适配当代青年审美语境的努力。

表演风格上，《寻味》也别具特色。

正如该剧演员王毅谈及创作感悟时所说，两岸主创虽表演风格各具特色，但因血脉相通、文脉同源，可快速达成艺术共鸣，京腔京韵与台腔台韵的交融碰撞，也成为该剧独有的艺术标识。

携手中山大学 与湾区学子面对面

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开幕式及开幕大戏落地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意义重大。

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聚焦湾区青年文化共同体建设，着力打通艺术教育与思政育人的融合路径，推动优质文艺资源下沉校园、浸润青年成长。作为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办的百年名校，中山大学是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标杆高校，承载着立德树人、薪火相传的重要使命。中山大学深圳校区作为学校“三校区五校园”战略布局的重要板块，立足大湾区核心区位，汇聚了来自粤港澳乃至全国的优秀青年学子，是大湾区高校美育实践、思政育人的重要场域。

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在此启幕，能让《寻味》这部承载两岸文脉、镌刻家国情怀的精品剧目，与湾区最具活力、最具创造力的青年群体面对面交流，形成“戏内寻根团圆、戏外聚力成长”的双向互文。剧中人物跨越海峡、奔赴归乡的寻根之路，与当代青年奔赴湾区、逐梦前行的成长之路相互呼应，让青年观众在艺术审美中读懂家国根脉的分量、体悟团圆相守的珍贵、明晰个人成长与家国发展的同频共振。

以戏为媒，以育人，以情聚力！

2026年10月25日至11月29日，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诚邀湾区青年共赴戏剧艺术之约！

《此处通往繁星》男群演疑似越界触碰女演员

艺术之名 岂能成为越界之实？

10月13日，电视剧《此处通往繁星》因一段播出片段引发争议。剧情中，一名女性角色因丧夫陷入崩溃，身边群演上前劝慰。画面中，其他群演均规范地搀扶其胳膊，唯有一名男性群演手部动作越过正常表演边界，疑似触碰女演员胸前区域，且面带笑意。这一幕令不少网友直言“生理不适”。即便在拍戏情景下，肢体接触也应有清晰边界，以艺术之名模糊界限，是对职业精神的背离，更是对他人尊严的冒犯。

影视创作中，服务剧情需要的肢体接触本属寻常，但前提是必须有明确共识与底线。片场中，演员往往面临赶进度压力，容易缺乏拒绝不当肢体接触的底气。把“当事人的感受”置于首位，不应只是一句空话。

更值得追问的是，从现场拍摄到剪辑、审片，多道关卡之下，这个镜头为何仍能顺利上戏？个体行为失当，或许是个人素养问题；但层层关卡未能拦住，至少暴露出剧组对基层演员权益保护的严重不足。

舆论发酵后，剧组声明称高度重视，已撤下片段、启动核查，并呼吁避免二次伤害。这是危机应对的必要举措，但事前无防范，事后补救再及时，也难以留下遗憾。真正保护演员，不能仅靠一份紧急声明。行业需要把保护机制前置：明确拍摄中的肢体边界与拍摄方式；建立群演标准化合同与独立的匿名举报渠道；若查实越界，应让越界者付出代价，让每一个基层从业者都有说“不”的底气。

镜头有边界，艺术有底线。将尊重刻进每一次拍摄与审核之中，片场才能真正成为纯粹、安全的创作之地。

羊城晚报记者 詹锡伟

乌鸦和俳句中的寂与愁

□李长声

听说东京整治乌鸦已大见成效，二十五年间捕捉约26万只，生息数量减少百分之八十。于是又有人出来忧天——乌鸦种族将灭绝也说不定。

初来日本时，令我惊讶的不是车站里信步的鸽子，而是乌鸦又大又黑，黑黑的眼睛黑黑的嘴，蹲在电柱上，落在地上啄食垃圾袋，看着就瘆人。据说世界有一百三十种乌鸦，日本有七种。最常见的是大嘴鸦，通体黑色，反射朝阳或夕阳的光照，黑中泛青紫的色泽，自古用它形容女人的长发。

日本应该早就有乌鸦，而三足的“八咫鸟”实是从中国引进。神话里天照大神的孙子的曾孙从日向(宫崎县)东征，在崇山峻岭中迷失方向，大神派八咫鸟飞来领路，直捣大和(奈良县)，征伐当地土著、部落，成为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当今天皇据说是一百二十六代。八咫鸟是立国神兽，脖子上挂八尺琼勾玉，咫短尺长，不大成比例。日本足球协会的标志是八咫鸟，二爪立地，一爪抓球。

乌鸦在城中为害，日本人就想法驱除，似乎最有效的办法是断其粮草，让它扒不到垃圾。还记得东京的知事曾提议用乌鸦的肉做馅饼，做大做强，做成东京的美食。坊间真就有人尝试，首选是生吃，再就是烧烤，好像都未成功。知事的想法大概来自狄更斯小说中那句“用乌鸦肉做的馅饼很好吃”。我却觉得可能还是异家的吃法比较好，鲁迅的《奔月》写道，异家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可整年就吃乌鸦炸酱面，罪可忍，嫦娥不可忍，偷吃了金丹，风似的向天上飞升。虽然异总是先替嫦娥打算，但这金丹却是他给自己留的后路。他愤怒不遏，动了杀机，连发三支箭，但廉颇老矣，以前能射落好几

个太阳，眼前月亮只一抖。

乌鸦在日本文学中的形象大致跟我们中国一样，譬如“俳圣”松尾芭蕉有一首俳句：“枯枝に鳥の止まりたるや秋の暮”(叶落横枯枝，乌鸦敛翅兮栖未定，晚秋薄暮时)。乌鸦一年四季与人相伴，在俳句中不能当表示季节的季语，但可以组成季语，如鸟巢是春的季语，寒鸦是冬的季语；秋暮，有两个意思，一是晚秋，再是秋天的傍晚，俳句里往往兼而有之。

此作不是写实，而是一首题画诗，把中国水墨画的“枯木寒鸦”写成了俳句。比芭蕉早一个世纪的明朝人唐寅在《枯木寒鸦图》扇页上题写了一首七绝，有云：“谁知后夜相思处，一树寒鸦未定栖。”据俳文学家井本农一解释，动词“止まりたる”不是一动不动地蹲伏在那里，而是刚刚落下来，正所谓“未定栖”。因为是动态，才能比水墨画多一份生动。芭蕉俳句的意象更近乎元代马致远那首被赞为“秋思之祖”的元曲：“枯藤老树昏鸦……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芭蕉后来作过一幅画：干枯的常春藤上落了七只乌鸦，姿态各异，空中还飞着二十只，“一树寒鸦未定栖”。芭蕉之徒画这个画题都是画一只。不论成群，还是失群的一羽，乌鸦向来寓意了愁苦、孤独、寂寥。例如隋炀帝的《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宋人秦观填词化用这首诗：“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寒鸦与斜阳相映，总令人黯然神伤，如辛弃疾所吟：“晚日寒鸦一片愁。”

芭蕉的俳句未点明“相思处”或者“断肠人”，看似只写景。或许像梵高绝命前数日创作的《有乌鸦的麦田》，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广大

我要在其中表现悲哀与极度的孤独。”好多的乌鸦，而且麦田广大，土路伸延，但画家的心是孤独的，那甚至是绚丽的色彩看上去便也悲哀了。一说到梵高，日本人便想起浮世绘对印象派的影响，引以为傲，而此画是横幅(50.5cm×103.0cm)，那也就受了浮世绘横长构图影响。

芭蕉在俳谐史上形成自己的风格——蕉风，赢得“俳圣”之名，其根基在于汉诗文以及水墨画。情趣趋向于闲寂枯淡，即所谓“寂(さび)”。诗人荻原朔太郎说：“停在枯枝上的一只乌

鸦是芭蕉的心的影像，是漂泊者突然驻足于栖木的黑色冻结的形象。”又一位诗人西胁顺三郎说：把秋天傍晚乌鸦落在枯枝上写得简直像发生了多么重大的事件，让活在物欲世界的人看来，为如此无聊的事兴奋、高兴或悲伤实在是笑话，可芭蕉的目的就是要笑那些世俗之人。

明治年间有个从江户时代过来的画家河锅晓斋画了一幅《枯木寒鸦图》，乌鸦孤零零停在枯木上，“妙技”获奖，卖了大价钱。名声大噪，刻了一方印：鸦飞万国。



文房清供 (国画)

□陈天